



方凡人 著

左联 6 烈士传



殷夫



柔石



冯铿



胡也频



李伟森



应修人

珍贵史料 ★ 可歌可泣 ★ 短暂一生 ★ 恋情绵绵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左联六烈士传 (方凡人文集 第一卷)

书 名	左联 6 烈士传
作 者	方凡人 著
出版发行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地 址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三楼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405 千
印 张	19
插 页	4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62-450-139-4/D · 45916
定 价	港币、人民币(同价): 35.00 元



◀ 冯铿与许美垞到上海后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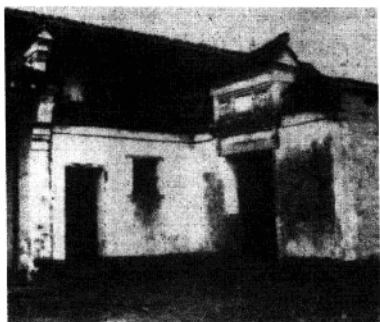
▶ 大门口。
三十年代殷夫写诗时的象山西寺



▶ 丁玲、胡也频合影。



▲ 80年代殷夫故乡大徐村外景。（朱华庭摄）



▲ 应修人故居。



▲ 曾岚在应修人故居，写回忆录《战斗的一生》时，在修人父亲墓前留念。



▲ 柔石在杭州应溥泉家任家庭教师时与应家孩子合影。



▲ 1984年9月作者采访柔石儿子赵德昆、女儿赵小薇时合影。左起赵德昆、方凡人、赵小薇。



▲ 1929年的胡也频。



▲ 大徐殷夫故居，殷夫诞生在这间小房里。

(方凡人摄)



▲ 80年代作者写《殷夫传》、《柔石传》时，在宁波人民电台工作。



▲ 殷夫去上海时，在爵溪白墩码头下船。图为码头旧址。



▲ 1983年作者陪丁景唐先生去象山、宁海考察烈士事迹。摄于殷夫母亲常住处，西寺厢房前。左起王庆祥、丁景唐、丁言昭、王观众、方凡人。第二排右一人朱华庭、左为象山烈士馆工作人员。



▲ 1983年作者采访殷夫大姐徐祝三时留影。右起方凡人、徐祝三、邱明亮。

(方凡人摄)



▲ 普迪小学柔石教过书的教室。

(方凡人摄)

出版说明

我所写的几位左联烈士传记,记录了战争年代烈士们为之奋斗的历史。这对当前年轻的一代来说是很陌生的事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喜爱文学的,就不能不知道他们,他们毕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以欣慰的是我记叙的事情,均有事实根据,决不杜撰。发表时为了对事实负责,我把采访过的人名单一一列上,这次结集出版也不删去。

《殷夫传》我重新写了后记。本文荣获浙江省写作学会 1985—1986 年社科成果优秀奖。牺牲的烈士中殷夫最年轻了,到 1983 年与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同学,尚有不少在世。特别是他的大姐徐祝三,头脑清醒,好多往事历历在目;盛孰真女士闲居上海,我们有幸相见,详谈两个晚上。最后一次她来丹城时,已 73 岁。

《柔石传》发表在《红岩》1986 年第 6 期上,刊载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多。当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雷变同志主张出书,希望我不要全部发表。我为了尊重出版社意见,把后部分交《红岩》杂志发表,以便与《殷夫传》相配。雷变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对左联烈士有感情。黑龙江出版社排好《柔石传》大样,雷变同志因身体不好归家了。后由韩继海同志担任责任编辑。出版社给了书号,封面设计为杨树彬,定价为 1.55 元。共有十一万一千字。1988 年春天公开征订。因订数不上伍千,出版社让作者自己推销些书。我一家五口当时经济拮据,这样就搁了下来。随着出版行业走向市场经济,经作者要求,出版社把存档的大样打了一份给我,至今也已多年了。该书虽未出版,但两位责编为此呼吁过、忙碌过,至今我一直未能忘却,在此特表谢意。

《胡也频》是为了纪念中共诞辰 70 周年,作为特稿发表。连载在《解放日报》1991 年 6 月 7 日到 6 月 23 日。发表时略有删节,但基本章节未动。这年春天,我去临海参加浙江省写作学会。会上正好和上海

著名作家郑秀章先生(即阿章)坐在一起。他问我除已发表的殷夫传、柔石传外,是否还写有其他烈士传记。我说有个“胡也频传”早已写好。尚未发表。他立即说“今年是中共诞辰70周年,解放日报正欲发表一些烈士东西。他叫我会后立即寄给他。多承秀章先生推荐,《胡也频》就此与广大读者见面。写这个传记,我曾与福州市民盟胡少璋先生联系过,他大力支持说:“撞车不要紧,各人可按各人掌握材料来写”,“胡家人十分高兴,你为胡家做了好事,欢迎你来胡家作客。”(胡少璋先生是也频的侄子)

《冯铿传》第一章写于1985年6月7日,因有一些具体问题搞不清,我无时间去汕头调查,就写信给许美顷老先生,请教于他。他也曾回过信。以后因杂事多停止写作。其他几章是我近年才补写的。

《李伟森传》写得较早。他的作品不多,而且从金口到武汉后,很快参加革命,足迹遍及好几个省。他长期从事地下组织工作,把精力集中于党的实际工作中,所以没有时间写作,作品不多。但他对革命贡献很大。关于他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我久经觅寻无着落。至今连他的父亲叫什么也无从知道。好像他没有结过婚。关于李伟森同志,希望知道他的人能写一些文章,这里仅作抛砖引玉罢了!

《应修人传》1988年写好,为核对湖畔诗社事实,计划去杭州专访汪静之先生,托省作协一位朋友去联系,后来他告我,“汪先生自己计划写回忆修人”,这样我就认为不必多此一举了,把书稿搁下。该传由于应修人在苏联学习一段史料亟缺,终成憾事。今一并刊出算是对这个空白填补罢了。楼适夷、黄源同志对我写作帮助较多,写过好几封信,现在传后附录一二。供研究者参考。

因这六位同志都参加了左联,故此书名称《左联六烈士传》。同时也可作《方凡人文集》第一卷。

方凡人

2003年5月2日

总 目 录

一、殷夫传	(1)
二、柔石传	(187)
三、冯铿传	(355)
四、胡也频	(387)
五、李伟森传	(437)
六、应修人传	(441)
七、学术论文	(529)
八、信件	(591)
跋	(598)

一、殷夫传



目 录

第一章	在故乡的脚印·····	5
第二章	追求知识和理想·····	21
第三章	参加“新蚺社”的活动·····	27
第四章	在革命的浪涛里·····	39
第五章	初尝铁窗滋味·····	53
第六章	离别大哥向前进·····	62
第七章	创办油印诗刊《漠花》·····	72
第八章	来自太阳社的关心·····	83
第九章	走出牢门以后·····	92
第十章	纯洁的恋情·····	98
第十一章	战友们的欢聚·····	108
第十二章	别了母亲为了革命·····	120
第十三章	艰苦的流浪生活·····	129
第十四章	鲁迅先生的栽培·····	138
第十五章	久别重逢吐真情·····	142
第十六章	第三次被捕·····	154
第十七章	“是进军的第一步”·····	159
第十八章	永远和工人在一起·····	168
附录	殷夫简谱·····	185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殷夫：《血字》

北风呼啸，风声像要把行人的心撕碎。空中飘着雪花，落到行人头上、脸上，一会儿柏油路上已经斑白了。

凋谢的法国梧桐叶子，残存的五彩鞭炮屑末，“庆祝元旦”之类的红绿标语，交混在一起，在路上随风旋转。黄昏来临，西施公司的霓虹灯，正变换着刺目的光芒，爵士乐象哀歌似的从一家家商店里飞扬出来。

一个中等身体，圆圆面孔、皮肤黑黑的、蓄有短发，穿着一件灰色棉长袍的青年人，沿着南京路匆匆赶路。

他，就是徐白。

“日历要哦？买一个送一个！”一家小店的伙计大声地高喊。

徐白走进这家文具店，拿起一个日历翻了一下。日历上鲜红的1931年几个美术字，逗人喜爱。徐白掏出钱买下这个日历。用右手撕去几页，露出一月17的字样。他自语地说：“真快，又过了一年！”把它放到怀中衣袋里。

徐白匆忙地赶路，一辆电车停下，他登上了电车。

不远处红绿霓虹灯露出“上海东方旅社”六个大字。徐白跳下电车、朝旅社走去。

“晚报要哦？晚报！”报童拿着一叠报，呼喊穿着来穿去。

徐白买了一张。报童轻声说：“在三楼，中间一间大屋里。”

他点了一下头，轻轻上楼，心里数着房号，到中间一间，伸手推开门。

里面已有十来个人。坐在第二排的是柔石、冯铿。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喊道：“柏庭！”

徐白笑笑：“我来迟了，校完这一期杂志校样，回到宿舍才看到你写的条子，已经六点多多了！”

“你还没吃饭吧！”冯铿关切地问。

“我拿着！”说着徐白拿出一个烧饼，一面倒茶，一面大口地嚼起来。

“本来这个反对王明上台的会，上个月就计划开了。大家一直忙呀忙，才拖到今天！”戴着眼镜的柔石侧过头和徐白低声说。

徐白点点头：“是呀，我们吃够了盲动主义的苦头！”他喝了一口茶，把一个烧饼吃下去了。

骤然，室内电灯灭了，大家哗然。

一个茶房打扮的人进来，手里拿着电筒，借修电灯名义，仔细看室内人员。这人三角眼，看得出不怀好意。用目光仔细搜索到会的人，微微点点头出去了。

电灯一亮，大批手握武器的人冲进室内。徐白、柔石、冯铿等二十多个同志同时被捕了。

在这群被捕的革命者中，徐白最年轻了。徐白即殷夫，学名徐祖华，小名柏庭。他的笔名有白莽、任夫、沙洛、莎非、殷孚等。

这是他第四次被捕……

第一章 在故乡的脚印

—

在汹涌澎湃的象山港,有一座低矮的北窑山,是珠山山脉的余峰。这里松柏常翠、青竹摇曳,面临一片浩淼的大海。

北窑山麓有个小村名叫大徐(现为大徐乡大徐村)。涓涓的清溪从村边流过,细细的青竹在微风中摆动。山明水秀、花香鸟语,风景宜人。青年诗人殷夫就诞生在这个古老清雅的山庄里。

1910年6月11日,农历端午节清晨,大徐村土医生徐孔甫家里,显得十分慌张,主妇钱月嫦产后血崩十分危急,四邻闻声赶来抢救。

徐孔甫漫步走向中堂,向高挂的祖宗神像,接燃一束浓香,叩了三个响头,长叹一声,吩咐旁边廝子:“这是克母星下凡,把他丢到义冢地去吧!”

有封建思想的大婶,很快从产房抱出白胖胖十斤重的婴儿,从门边拿起一块破旧的芦席,把婴孩一卷,要往汤家店义冢地里送。

大女徐祝三,内心不忍,流着热泪,从大婶怀里夺过四弟,一个箭步跪在父亲膝下,恳求着:“爸,把四弟交给我,我来喂养!”

“你妈没奶,他迟早要死的,何况是个不祥之物!”徐孔甫坚定地,把手中一块占卜板狠狠地扔在桌上。

隔壁床上躺着的钱月嫦听到了,也开口说:“孩子爸,把他留

下吧!”

终于徐孔甫点了下头。拿好香烛,同大婶一起到村东庙里祈祷。

从这时开始,殷夫就由大姐徐祝三喂养。钱月嫦没奶。徐祝三用羊奶、粥汤喂他。父亲不喜爱这个孩子。她们只好在后房偷偷地喂。两个月后,钱月嫦身体好转,才第一次欢欢喜喜地抱着殷夫外出串门。

园里的红花长了三次。三年前栽的葡萄开始爬架,三岁的殷夫能在院子里奔跑了。这几年,一家老小平安无事,钱月嫦的身体也恢复了健康,脸色红润。白胖胖的殷夫语言多趣,逗人喜爱。徐孔甫忘却了孩子出生时妻子血晕的危情了。

钱月嫦高兴时常说:“多亏祝三把他留下,要不,这孩子,早不在人世了!”

大婶已上了年纪,吃素念佛,手不离念珠,她嘟起嘴说:“祝三救一条命,胜造七级浮屠呀!”

1913年秋天,北窑山下田禾一片金黄。辛勤劳动的农民迎来了特大丰收。农民有了钱,媒婆们脚头就轻健了。有人来给徐祝三说媒,男方是丹城的一位教书先生,名叫蒋隐田。徐孔甫认为这桩婚事门当户对,定了亲。两个月后,花轿到了徐家门前,祝三由陪娘扶上轿。殷夫拉着大姐不肯放。母亲哄他,劝他都不行,硬要跟着大姐去丹城。闹得人们笑出了眼泪。

二哥徐兰庭,强哄殷夫到后园,祝三才上了轿。殷夫哭了一天,没有吃饭,嚷着要姐姐。

徐孔甫见孩子衣衫被泪水湿透有所感动,笑着说:“别哭了,过几年,让你住到姐姐家去读书!”这样殷夫才不哭了。

山岙大徐，识字人少。

徐孔甫少时读过几年私塾，略懂诗书。虽然没有中过秀才，村里人一直以“秀才”称呼他。他身体瘦弱，不会种田，靠行医维持一家生计。

殷夫有三个哥哥，两位姐姐。大哥徐芝庭，即徐培根，当时在南京读书，二哥徐兰庭，一直在大徐村务农，三哥徐松庭，在上海纸厂当学徒，大姐徐祝三，小姐徐素韵，殷夫是最小的一个。

徐孔甫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他接受了正统儒家教育，时时想到救国救民，光祖耀宗，为国争光。徐培根就是在这种教育下走上军界的。幼年的殷夫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四岁开始，徐孔甫叫他认方块字，六岁在家里读《神童诗》、《旧唐诗》。徐孔甫家藏十多本书籍，《朱柏庐治家格言》、《唐诗别裁》等。这些书成为殷夫启蒙教材。徐孔甫很后悔自己青年时代没有到杭州读书、做官。他一心要把殷夫培养成一个“对国家有用之材”。

阳光和煦地照在院子里。春风吹拂着墙头上刚爬架的葡萄叶子。徐孔甫把切碎的甘草之类药材，一筐一筐地摊晒在院中，继续用铡刀铡他的草药，并让殷夫坐在一条高凳上，双脚踏着碾槽碾药，一面教他读《神童诗》：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首儿童启蒙诗，殷夫不欢喜，常常故意把“下”字改成“上”字。

徐孔甫一面切药，一面纠正他的读音，他总是回眸装鬼脸，

觉得父亲有点“迂”。

有一次，父亲教导他说：“这句诗的意思是什么行业都下贱，只有读书人才高尚。”这下引起殷夫不平，他瞪起小眼睛，反问父亲：“爸爸，你不是常说没有农民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工人我们就没有衣穿吗？那又怎么讲呢？！”

这时，徐孔甫会心地笑了。他回答不出来，一沉脸孔，用威胁的口吻说：“小孩子，不准和大人强辩，还不快给我读书呀！”说着又到铡刀处慢慢的切药。

东风习习，春意盎然，小小的院里充满着咯当咯当的碾药声和朗朗的读书声。病人们一进院子，看到殷夫认真读书的神情，没有一个不惊喜的：“这孩子，有出息！”徐孔甫高兴地说：“过奖过奖！”领病人进房，坐在桌旁按脉开方。

懂事的殷夫就不再朗读了。这时整个院子安静极了。

二

欢乐的童年，迅速飞逝。

邻居小林姑娘又赶着一群大白鹅去放牧。她每每走过殷夫家的院门，都要朝里望望，徐家院里种了一些丝瓜，瓜藤正爬出墙头。她站在门口和殷夫做手势。她比殷夫大一岁。

殷夫见小林来叫他，露着笑脸，十分高兴。只有这时，殷夫才能放下书本和小林一起自由自在地到海滨去放鹅。小林是他幼年时代最好的伙伴。小林的父亲和徐孔甫关系很密切，思想一致。所以徐孔甫从不阻拦他们一块玩耍。